

- 那个下雪的早晨 是食品系的哥儿们在热热地踢着球
- 那个暖暖的午后 是中文系的姐姐在冷冷地说着愁
- 那个浅浅的黄昏 是外语系的妹妹淡淡地对你说着“HELLO”

邓景萍 著

曾经

我们

桃李芬芳

生于70年代人的大学故事



邓景萍 著

曾经

我们

桃李芬芳

生于70年代人的大学故事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曾经桃李芬芳 / 邓景萍著.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92-6006-8

I. ①我…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8840 号

.....

出 品 人: 傅伟中

责任编辑: 周建森

装帧设计: 赵 宸「东·艺术工作室」

.....

我们曾经桃李芬芳

women cengjing taolifenfang

邓景萍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字数: 15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6006-8 定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2-2011-35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楔子	001
一、混合寝室	005
二、校园的早晨	023
三、人生若只如初见	043
四、一场游戏一场梦	061
五、春梦了无痕	083
六、黄昏偶拾	107
七、“警察与小偷”	129
八、战斗中成长	153
九、校外的风景	177
十、青春的眼泪是甜的	201
十一、光阴的故事	221
十二、今宵别梦寒	249
心灵深处的回忆	277



楔 子

二十年前，我走进了这所南方的综合性大学，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蹉跎了几年时光，将“幼稚、感性、血性、好出风头”等青春期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风度翩翩、白发苍苍的老校长递给我毕业证书时，意味深长地望我一眼，语重心长地轻嘱一句：“小子，你总算毕业了。”现在此语还常常萦绕在我耳边，并时时地在我书桌的两只抽屉里打转。书桌的大抽屉里有我近三十万字的手稿，它们是我自中学时起止于大四年级的胡思乱想，题材有诗歌、杂文、散文、小说等，现在我再读它，除了偶尔有两句模仿名人的话语让人有点回味外，大多数篇幅是无病呻吟的自扰，岁月无情让纸页发黄，白纸黑字那是记载年轻时的梦想和发生过的及不可能实现的一切。

虽然记忆犹如飞散泛黄、最后飘零的寸签只能一叶一叶摇曳在风中，但是倘若我竟然只站在这里，而不举步踏碎一匝匝新颖的错误，那我只能为了自身而深深痛苦。

另一只小抽屉里有我从校、系、班各种竞赛和评比中获得的各种奖证及当时老师、校友、同窗与我往来的书信，这让我感叹当时的人们助人是多么的真诚和无私。抽屉的角落里还有我应多次违反校规班纪而写的检查，结尾都是我保证再不犯“什么性质的错误了”。

那是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那也是一段与错误有关的日子。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人不可能绝对的纯，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判

一个人好与坏,战争时代有《亮剑》里的“李云龙”,大学时代有《我们曾经桃李芬芳》里的“王新雨”。

王新雨就是年轻时的我,王新雨的事就是我过去的事。

好了,按照写作的四个要素的要求:“时间——并不遥远的八十年代末期也即二十年前;人物——王新雨及其他的男女同学们,事件——那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同学恩仇,从一个青涩走向一个苦涩、从一种快乐走向一种幸福的大学故事。这些我都还算顺利地交待完了,下面我再说地点吧。

现如今的大学占地颇大,校门巍峨,引得人常说“大学之大不在于人多地大,而在于大师之大。”我们那时就读的这所大学占地不过千余亩,泰斗级的教授却有十余人,在校生总共七千余人。校门朴素而威严,使得路过者都不敢高声喧哗,进入校门后是一条宽敞的大道,道两旁是脉脉含情的法国梧桐,树下踱过的是豆蔻年华的红男绿女,映入眼帘的是挺拔而又活泼的文科楼;另一隅是幽深而又理性的理科楼;校门的左侧,理科楼的门前是芳香的生物园;文科楼的另一侧是化学楼,对面是热火朝天的足球场;这三幢大楼的后面是一幢幢错落有致的小楼,每座小楼都被花木簇拥着,它们是各系的系办,又有两池荷花点缀的春水湖、秋水湖镶嵌其中,期间常有疑似失恋的人在湖边打转;跃过弯弯的小桥是图书馆、研究所、计算机中心……

教学区介绍完毕,就有两排长长的画廊、报廊(这也是各系才子们的用武之地)将教学区与生活区有序地隔离开来,每幢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宿舍一幢一幢排列开来,1 栋是研究生楼兼青年教师的宿舍,2、3、4、5 栋是学生宿舍,其中 3 栋是我们最

向往的地方,毫无疑问那是女生宿舍。

整个大学四四方方,布局合理,她的名字叫 JX 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我挥霍了我所有的青春,我时常操着一种“塑料普通话”(以我们这座城市的方言为基础,夹杂着普通话的腔调。)接下来我后背(后面)的小说将不时出现一些这样的语言)在课余、饭后、操场边、宿舍旁,以那时最流行的“广东青年(梳港式小分头、着 T 恤衫、穿萝卜裤、踏老板皮鞋)”形象来打扮自己并感染周围的一群人或是被周围的人感染;“校花”去向、“系花”恋否、“班花”状态我们靠大量的想象或一小部分事实常公布于众;所有的坏人坏事都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小恶作剧常常是主谋,大的坏事一定知道前因后果、种种细节;点评过古今中外所有的名著,不太瞧得起当代文坛,认为写小说的胡扯、写散文的胡编、写诗的“天上一句、地下一脚”整个在扯淡;自己常常是学期过得很愉快、假期过得很痛苦(因为要补考);早知道把那么多的社会活动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该有多好啊!

希望本书能勾起我们那一代人如火如荼的回忆。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一、混合寝室

大二的时候，王新雨那一伙人在J大有一定的威望了。威望来源于大一、大二时候他们参与的“三大战役”。

J大坐落在市郊。

菁菁校园被周围的几个村落包裹着，偶尔会有一队队猪整齐地穿校而过。校门口有一条笔直的小路，路两旁分设着一些小酒店、发廊，其中最出名的是“胖瓜酒店”和“琳琳发屋”，它们那常是那个时代大学里的“前卫男女”用来“把酒论人生”和“休头子(理发)”的地方，好学生常去图书馆，坏学生当然就聚集在这儿了。

当一只掉队的猪漫步经心地走在莘莘学子经常走过的林荫小道的时候，王新雨把那只颠在脚上的足球从左脚倒到了右脚，入校已经一个多月了，王新雨已在这群新生中有点脱颖而出了，虽然他读的是计算机系，但新生演讲赛他力压文科系的所有新生，拿了个第一，并当上了班团支部书记。接下来整个南部地区的高校辩论赛要马上在自己就读的这所大学举办了，通过前几轮的选拔，学校已经准备让他作为辩论手参赛了，马上又有“校长杯”的足球赛，自己又可以露一脚了。

王新雨是个多优秀的学生啊，可这只猪却改变了王新雨做一个单纯的好学生的路。

王新雨没有秀到自己的脚法，射向猪的球飞过猪的上空狠狠地砸到了正在低

头系鞋带的一位同学的面部。

足球场附近球袭人是常事，被袭的人是法律系的新生，身材不高，外号“短脚”，是这所大学的子弟，（他父亲是我们大学的食堂管理员，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教师子弟。）他们几个子弟在头天晚上学生俱乐部跳舞的时候经过民间协商，松散地成立了一个“罗汉”协会和大学“宪兵队”的“机构”，“短脚”自任为会长和队长，正准备找茬打几架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时候，王新雨这位新生“宠儿”就送上门来。

这边王新雨赶紧上来道歉，那边“短脚”根本不接受，飞起一脚直奔王新雨的前胸，王新雨本能用胳膊一挡，作用力等同于反作用力，“短脚”摔了个四脚朝天。

“短脚”看看可能不是人高马大的王新雨的对手，他就恶狠狠地指着王新雨说：“小子，你给我等着，老子要足扁（狠揍）你。”

年轻人血都是热的，王新雨笑答：“我随时奉陪。”

接下来的一个进球，王新雨把刚才的不快忘得一干二净了。

商品经济的风已经吹进了象牙塔内，活络一点的个别老生已经把自己买进的、衣服、脸盆、饭盒、书籍通过种种销售方式卖给刚刚入校的新生。

书生做生意毕竟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在本乡本土本校的话，这不王新雨迎来了隔壁工大的毕业班的吴大哥。

“师大的舞棍子、医学院的书呆子、财院的情种子、农大的土包子、J大的伪君子、工大的二流子”这是当时的人们对这几所南方大学的学子们的一些片面的肤浅认识，这位吴大哥倒不像工大的“二流子”，而是文质彬彬，他在这个月J大迎新生

的过程中,买卖东西的时候认识了王新雨,并且通过王新雨的利嘴成功地推销了几样东西。这不今晚上他又新进了一批书和几件衣服,同时他还倒腾了一些印有“小虎队”模样的明信片,准备在元旦来临的时候卖出去,正来寝室里碰王新雨想叫他想办法再帮他推销点东西呢。

王新雨的寝室只有他一个人在,一个寝室八个人,余下的七位同学都各有去处(随后再让他们逐一出场),王新雨早忘了下午的不快,正和吴大哥就如何推销商品而谈得热火朝天。

“短脚”推门而入,还带着五六位“罗汉协会”的会员,其中一位留着长长的头发的人士引人注目,“长毛”算是J大的一个人物了,他是J大大二的学生,那年头,别说标新立异的长发,就是穿件奇装异服在校园也能让人惊叹不已。

“你,出来一下。”“短脚”气势汹汹地对王新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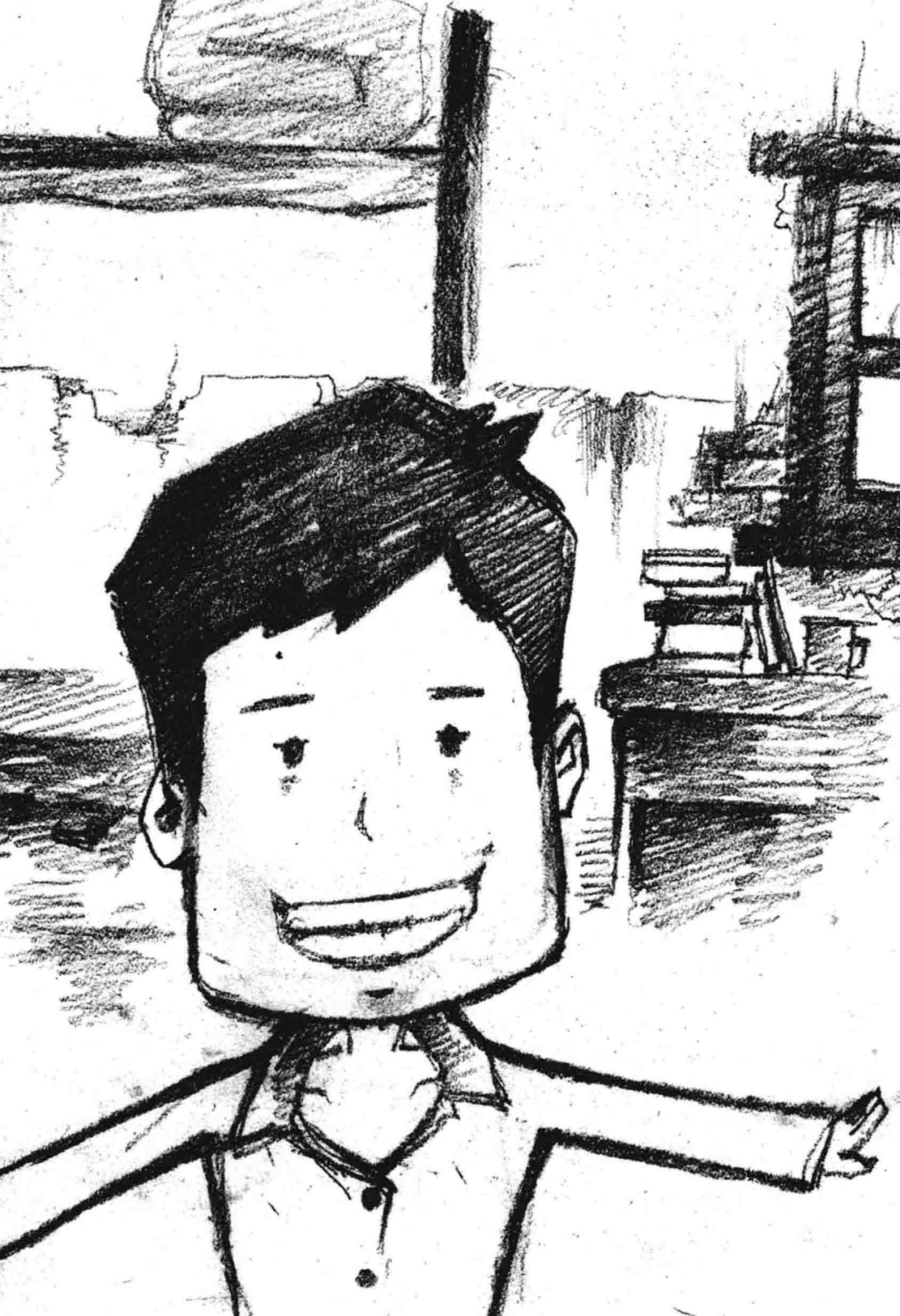
“长毛”叼着一根外烟,以一种“校园恶首”的形象出现在王新雨的眼前,跟着的几位也尽量表现出要多坏有多坏的样子,但手脚都微微有点发抖。

王新雨不由自主地跟着这伙人走出寝室,走出4栋,不知不觉来到了月影婆娑的秋水湖畔。

几个比王新雨都低一头的人呈半圆形围着他,这种身高用我们家乡话形容它是“尺把高”,身高高到不足用米来计算,而是用尺来度量,当然这是文学中的修辞方式,这几个人的身高也就一米六的样子吧。

“你嚷港宠呢(你为啥这么横)?”“短脚”在使用着市面上流行的术语发问。

这句话还真不好回答。



“哪来那么多废话，修理他，敢动我们J大第一条罗汉。”“长毛”发话了。

奇怪，大二的学生为什么跟着大一的新生屁股后面（后来，王新雨了解到“长毛”老跟着“短脚”后面在食堂混碗饭吃）。

夜色中，王新雨被这些星光点点（他们每人手里都夹了一根烟）的小“罗汉”们包围着，再看看头顶的苍穹也是点点星光，湖水微微荡起几层涟漪，此情此景此幅诗情画意应是和女生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而不是和几个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小伙子在那“喊声大、拳头小”地推来推去。

王新雨在中学就没怎么打过架，但属于“调皮”一类学生，几次班与外班、校内学生与外校的小流氓的群架他都属于跟在后面起哄，最严重的一次是帮本校的“打架第一高手”背过书包，掩护其安全撤退，这也属于见过点世面的人，好不容易到了这高等学府，中学的这些“坏男孩”都过早地踏入了社会，像王新雨这样的“准坏男孩”莫非也要开始戎马生涯了。

“短脚”和“长毛”已经轮番推了王新雨几掌，而且劲一次比一次大，态度也一次比一次恶劣，最后“短脚”跳起来一拳直扑王新雨的面门。

王新雨占据的地形相当有利，面对着几位矮同学，他牢牢地护着自己的下盘，但没想到“短脚”会取长补短地跳起来向自己的上端进攻，王新雨的面部登时有点火辣辣的感受了。

几位矮同学一看“短脚”得手，便从四面围上，在“长毛”的调度下分袭王新雨身上的各个部位。

王新雨一面四下招架，一面想着如何脱身。

战斗正在月色下激烈地进行着，王新雨有点寡不敌众了，这时，吴大哥突率王新雨寝室的几位援兵赶到了，只两三个回合，“短脚”的手下就四处逃散，只留下了“短脚”和“长毛”两位被王新雨、吴大哥他们团团围住。

（王新雨被“短脚”他们叫去几分钟后，吴大哥觉得不太对劲，正好他们寝室的几个人回来了，吴大哥和他们几位一分析，就赶紧去校园黑暗的角落里寻找王新雨的下落，找着找着，总算找到了。）

“几位兄弟，不关我的事，我是被‘短脚’他们硬拖来的。”“长毛”首先哆哆嗦嗦地发言了。

“短脚”轻看了“长毛”一眼，可能想起了他们出征前的豪言壮语。

“你敢动我们的王新雨，你胆子不小啊。”吴大哥首先说话了。

“跟他废啥话，揍出他的巴巴屎来。”王新雨寝室里一位外号叫“蛮子”的人又朝着“短脚”踹了一脚。

这恰到好处的一脚，让开始不可一世，刚才还装模作样有点气节的“短脚”一下就软下来了。

“几位兄弟，有话好好说。”“短脚”开始低三下四了，这也算反应快，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吧。

“好好说话，你他妈的开始为啥不好好说话，你纠集小流氓，殴打班干部，这是啥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吴大哥已经在大学里走过了四年，显得经验丰富。

“是互殴。”“短脚”还在狡辩。

“你还嘴硬，你明明是殴打班干部，王新雨是正当防卫，好吧，我们去保卫处处

理这件事吧。”

“啊，保卫处，我昨天才从那出来，我都在那保证再也不打架了。”

“检查还在那搁着呢。”“长毛”可怜兮兮地补充了一句。

“几位大哥，抽根烟，消消火，”一位刚才和“短脚”在一起的矮同学不知啥时候消失，啥时候又出现了。

“我倾我所有，去校门口买了盒好烟‘阿诗玛’，一起抽，一起抽。”矮同学一边说着，一边点头哈腰地给吴大哥、王新雨及王新雨的几位同学上着烟，王新雨他们趾高气扬地接受着。

“最好的烟不是‘红塔山’吗，”“蛮子”在说。

“是啊，钱不够了。”

“不打不相识，王哥，见谅了。”“短脚”及时地道歉了。

“是啊，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这事最好别让学校知道了，”“长毛”和矮同学都用哀求的口气说。

“这事随你们的便，校外的‘八大金刚’都是我的哥们，如果你们觉得学校里面碍手碍脚使不开手脚，我们可以在校外‘摆场子’，时间、地点由你定。”吴大哥又发出声音了。

“不敢，不敢，以后王哥就是我们的头了。”“短脚”、“长毛”等说着要离开。

“慢着，”吴大哥手指着“长毛”

“大哥，有事吗？”“长毛”一哆嗦。

“你小子还留这样的头发，长这种‘习气（指让别人喝彩）’远看像齐秦，近看像

拖把，成何体统？”

“对，对，大哥，我明天就把它剪了。”“短脚”、“长毛”一行落荒而去。

第二天，“长毛”就顶着个“板寸头”招摇过市了，在此之前，“长毛”的班主任、系书记就对“长毛”的一头长发苦口婆心地做工作，“长毛”都以这是“扼杀学生的个性”为由予以拒绝，这一下好了，王新雨“休理”短脚的同时，还替学校把“长毛”这个“老大难”问题给解决了。

“长毛”因为他的长头发也算是J大的一位知名人士了，因为啥成了“板寸”？那一晚的故事经过多人的演绎和许多大学闲人的加工，王新雨作为大学里的新一代“坏孩子的首领”的形象出现在风平浪静的学府里了。

这只是“三大战役”中的一次小小的序幕。

大学是君子云集的地方，偶尔会出现一两个“浪子”，就像是穷凶极恶的土匪帮里，也会有个“斯斯文文”的“狗头”军师。（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总之，当一个人（或几个人）与生活的周围的空间的格调一相反，就很容易脱颖而出。

王新雨的寝室从此热闹起来，有各种各样解决不了的校园纠纷都上了王新雨他们房间的书桌，无论是寝室之间的摩擦，还是系与系之间的“战斗”；也无论是与校外的地痞们打群架，还是图书馆里抢座位，看世界杯争着坐第一排，更绝的是在光溜溜的公共澡堂里抢水龙头。有一回，一位不知是有“洁癖”还是犯了倔的男生在一个水龙头下对着自己的上、下半身反反复复地冲洗了一个多小时，同时对七八位半裸或全裸的男士对于他早点让位的请求而置之不理，王新雨和他的室友们光着身子来临了，他们轻轻地说了一句：“如果你再不洗完的话，我们就这样直接把你打

出去。”那小子没擦身子就直接跑了。反正只要有王新雨这几个大学“浪子”的存在，或者说这些事只要上了王新雨他们的议事日程，这些矛盾和“战斗”就会很快结束或化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也维护了一下校园治安。

当然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是王新雨他们大学生活的主旋律，这些事充其量只能算插曲吧。

不是一家人而又较长时期居住在一起，只有一文一武两个地方：兵营和大学寝室。

有必要介绍一下王新雨他们这个寝室的寝室成员。

一个寝室八张床位（上、下铺配制），睡上铺的可谓是高瞻远瞩，躺下铺的应当是脚踏实地，上、下铺就这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地无情而有情地培育、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八张桌子，八张凳子，一扇窗，床上一年四季挂着蚊帐，中文系的“诗人”李志坚用了一首小诗这样形容千篇一律的男女宿舍的这种布局。

寝室是海

床是船

蚊帐是帆

主人是水手

这是李志坚大一刚入校巡视了几间男女寝室后写的诗，诗写得朴素、自然，又充满着朝气和遐想，可越往后，他的诗越让人看不懂了，大四的时候，他写的诗连自己也看不懂了。